

永樂大典

卷二千五百三十
五

永樂大典

卷二五三五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五 七皆

齋 卷名十一

遇齋

宋趙蕃淳熙葉周愚卿用荀卿氏之語以遇名齋從余求詩為賦古意一首 世俗爭知競冶容紛紛墻穴文相從誰知亦有

東正色奉養辛勤供織春過期不嫁心不悔。偃蹇數夫終德配君不見蘭生林下久含章得時可以充君佩。

存齋

臨川志 金谿縣

象山槐堂書院有堂扁存齋宋朱晦庵大全集存齋記 予吏於同安而游於其學嘗私以所聞語其士之與予遊者於是得許生升之為人而敬愛之比予之辭吏也請與俱歸以共卒其講業焉一日生請於予曰升之來也吾親與一二昆弟相為築環堵之室於敝廬之左將歸翳蓬藿而居焉惟夫子為知升之志敢請所以名之者而幸教之則升之願也予辭謝不獲因念與生相從於今六七年視其學專用心於內而世之所屑一豪不以介於其間嘗竊以為生之學蓋有意乎孟氏所謂存其心者於是以前存名其齋而告之曰予不敏何足以知吾子然今也以是名子之齋則於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五

一

吾子之志竊自以為庶幾焉耳矣而曰必告子以其名之之說則是說也吾子既自知之子又奚以語吾子抑嘗聞之入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為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為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為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此子所以名齋之說吾子以為如何生作而對曰此固升之所願學而病未能者請書而記諸屋壁庶乎其有以自勵也予不獲讓因書以授之俾歸刻焉紹興二十八年九月甲申新安朱熹記 墨莊葉清父以存名齋而屬于發其義子謂存一也而易以性曰誠性存存是也孟子以心言曰操則存存其心是也二者同乎否乎曰性即理也而主是理者心也其心存則其理存易與孟子之言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然易言誠之存性者一而孟子於存心蓋屢言夫不以操會存止之機為甚可畏乎堯舜性之不待操而存者也然且兢兢焉業業焉不敢少肆也湯武身之則不能無事乎操矣故曰以禮制心懼一念之非禮而不能存也曰無戚爾心懼一念之或貳而不能存也聖猶如此學者其可以自放手敬者所以保吾

之存。中庸之戒不睹。曲禮之儼若思。所當深體也。欲者所以害吾之存。孟子之寡周子之無。所當漸進也。雖然有儒者之存。有老氏之存。儒者之存。存吾之誠理也。而老氏之為說。則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動。其末流又有所謂存想之法。則皆以氣為本。而非主乎理矣。清父顧兼取之。子懼清父之惑。而失其所存也。夫學莫惡於多歧。莫貴於主一。清父其姑舍是。而頓求於吾儒之學。持守之堅。涵養之熟。未聞心存而氣不與俱者也。清父其思焉。張南軒集存齋記。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稟未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為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惟人存。夫天地之性。故有所主宰。而為人之心。所以異乎庶物者。獨在於此也。是以君子貴於存之。存之則在此。不存則孰知其極數。存之則有物。不存則果何所有哉。故主一無適。敬之方也。無適則一矣。主一則敬矣。存之之道。易要於此乎。誠能從事焉。真積力久。則有所存者。將洋洋乎察于上下。而不可掩。工用無窮。變化日生。性可得而全矣。吾友呂季克敏而好義。以存名齋。其志遠矣。屬

永樂大典卷二千五百三十五

二

子為之記。若子者。蓋矻矻自保之不暇。而何以善於友朋。然則斯記也。非特以勉季克。且將以自警歟。元程禮部集存齋記。余客京師。以句讀之學。教都人之子。張君文昭踵門請曰。僕家雍陽。有讀書之室。曰存齋。願為之記。余謝不能。他日又來。又謝之。既而求益數。謝之如初。則投簡愀然不憚曰。敏文欺我哉。何見絕也。蓋王君敏文善於辭令。深知文昭而厚於余。聞余老而無聞。亦欲朋友之知余也。故稱許過當。而文昭實來。余豈能言者哉。用是自愧。雖然。若終無一言。是孤文昭之望。而成敏文之欺。始於不可。乃書其簡。而復之曰。余讀孟子書。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未嘗不慨然而感。人與禽獸。果何異哉。亦惟有仁義之心焉爾。君子存之。則為君子。小人去之。則為小人。而況於禽獸乎。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亦以人心之出入無常。而不能存乎仁義也。仁義心之德也。心存則仁義存矣。仁義存。則施之四體。而喻達之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宜矣。人道不幾於盡乎。君子也。庶民也。禽獸也。同此生也。而貴賤懸絕。若此者。存不存之間而已。家有寶玉。則必固襲藏。謹守護。使盜賊不得窺竊。是以能久存仁義之於身。非特寶玉之重也。而不知所以存之。以忘於私慾之盜賊。可謂知乎。有天下者。存天下。有一國者。存一國。有家者。存其家。仕者存乎位。農工商

賈存乎業。士君子存乎仁義。今張君修孔孟之學而以存名聲。其不墮於庶民而為君子之歸也。審矣。然又聞之。恃其存者。未必能存也。惟懼其亡者而後能保其存。故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張君其亦知懼也哉。余老生之常談也。不足以記夫齋也。如欲得奇辭傑論。以為齋寵光。則措神先生存其往。請之必有徵也。惡以余言為甚。張君詩寄題睢陽張文昭存齋之子山房。結數楹。靜無塵累。已撰寧。此心炯炯同千載。吾道皇皇有六經。雨後篋刑山更好。意前意思草長青。功夫要在存存熱。便是齋居座右銘。楊誠齋集存齋銘 永興吳君其丞吉水。名齋房曰存。謁于銘之。銘曰。天與天精。孔神孔明。肇域彼中。局宅是棟。庭我有神。舍弗振于夜。寇入在宇。我出在野。在宇一斯。其從千之。在野懷歸。室是迷而。將聖有績。子為孟孫之族。導汝歸宿。寇則逐逐。匪于汝歸。汝弗去。匪彼汝寇。汝弗居。汝室載寧。汝挾載宏。宗廟百官。疇不汝或承。尼曰克牆。有觀斯煌。有陟斯昂。則莫我敢當。道腴義梁。詩冠禮寰。有操無亡。疇莫知其鄉。魏鶴山大全集年節叟子才存齋銘 人之一心。虛靈公溥。中天地立。以奠廣宇。氣化流行。陰陽寒暑。職職並區。芸芸同宇。或飛或躍。或散或聚。發見在彼。吾若無與。有觸吾前。豁然呈露。而有至近。飲食男女。習矣不察。行矣不著。是無顯

微。存不存故。存之奈何。以敬為主。勿正勿忘。勿長勿助。在立則見。無行不與。吾非能之。嘗事斯語。敢述所聞。以告節甫。葉水心集存齋銘 孟存以心。易存以性。其入道義。其出愛敬。此真存邪。衆善所門。如彼聚粟。常完倉困。性因物迷。心與事往。必謹司之。勿抑勿放。勿輒有為。勿墮空寂。是固無存。執妄為得。壯矣。弋陽觀竹青蒼。厥壤甚夷。水廣山長。土迫征求。下憐愁昔。依其永存。以作民怙。黃文獻公集存齋銘為唐實之作 惟皇上帝。降此良心。總攝萬化。其德孔仁。虛靈不昧。神妙不測。養而勿害。則靡有忒。為聖為賢。立此人極。誘交於前。倏變而遷。凝冰焦火。飛天淪淵。乃獸乃禽。徒習人言。驗厥操舍。實未嘗妄。欲知所存。先求其放。青車秣馬。不皇厥居。馳騫如是。欲存可乎。利欲軫轄。是究是圖。所樂在此。欲其可乎。肌膚弗會。筋骸弗束。言肆則誕。行域則踣。自旦及晝。枯之反覆。雖有夜氣。亦惟不足。我視斯扁。萬里來歸。禽獸是醜。聖賢是依。方其未發。當養其微。及其將發。當察其機。賓主有辨。動靜無違。以是為學。則殆庶幾。趙汝回詩題賴若谷存齋 湛湛方寸天。清冷如止水。其止涵空明。其潰汨泥滓。孫之忱若遺。捨之渺何倚。瞬息苟不誠。愚智從此始。一篇中庸書。千古防意壘。 養齋 吾子善守之。勉勉集衆美。獨不見隣家翁。驅鷄呼犬斜陽中。

未姚成一雪坡集養齋記 子性質苦狃急。遇物觸即莫能受。甚病之思
自樂。一日靜坐得一字曰養。榜以名齋。自警也。養之義大矣哉。養則於不
養則隘。養則充。不養則餒。德以養純。才以養裕。學問以養滋。深器識以養
廣大。孰為養。蓋有要道。養其大者為大人。養其棘棘而舍梧櫟。養一指而失
肩背。非養之善。養之善莫若養氣。心者氣之主。莫若養心。心之不能養。恣
與慾敗之也。忿不瘳。吾戈矛。慾未淨。吾陷穽。慾必懲。慾必窒。然後可以持
志而養。氣善養則充且弘矣。充且弘則所養正而聖功寓矣。豈止藥吾
性質之病而已哉。雖然。慾忿窒慾養之善也。美而懲美而窒。曰獨不聞周
夫子之言乎。澹則慾心平。和則躁心釋。

直養齋

元蕭勤齋集直養齋銘 萬物所資
均乎一氣。孰其尸之。曰維上帝。帝命

性。健順五常。氣則偕行。莫禦莫量。順理為直。得養則大。槩正助志。匪理斯
害。凡中有主。所向無前。拔小益世。古亦有焉。敬義夫持。俯仰無愧。上下同
流。勇何足議。不憂不懼。不疑所行。何物事功。撼吾靈局。矯矯裝君。矣黃其
學。從事于斯。受說先覺。繫余小子。願學未能。敢銘君齋。寔維自銘。

適齋

宋華鎮雲漢居士集 道州錄事廳適齋記 元祐壬申歲。余來
為營道郡。督郵越明年冬十月。葺舍館之。西額無設。戶牖以為

永樂大典卷二千五百三十五

四

室。既成。目之為適齋。客有過而疑之。曰。吾聞適當也。物有當於心而無迂
於意。然後適。若夫資雅材。抱道術。以遊乎可用之世。行既久而步不進。日
向晚。而道則遠。主郡簿書於放逐。傲人之地。後眉高拱。與衆進退。庭下。捷
步不異胥史。組綬不足以為六尺之華。廩稍不足以飽數口之腹。續短裨
薄。闕構椽桷。芳風雨飄。濡之慮。曾何物之有當。而無迂也。而謂之適耶。予
起而應之。曰。客聞求廉氏之二子乎。昔求氏與廉氏同里閭也。求氏家富
而宦遠。曰。患失其所有。而務得無已。終年戚戚。以憂。廉氏農圃也。食其力。
僅免其凍餒。不羨涯分之外。終年熙熙。以遊。若吾子之所謂。則高位厚祿。
金朱華屋。為可適。而卑官薄廩。華圭之門。青綠之品。為不可適。已吾恐特
未定也。吾之所謂適者。適於己之謂也。非適人之所適也。人之所適者。物
也。物不足則有時。而不適已之所適者。道也。道無往而不存。則已無入而
不適。世之道不足者。視名位祿。養車服室宇之麗。切切然以為己之所宜。
保而不得去。茲其樂也。乃所以為苦。人之所惡。夫犴獄牢繫者。謂其錮
繫而不可去也。今貴富之人。無道以處之。而累於物。則高位厚祿。華服美
字。曾何異犴獄牢繫錮繫之地耶。至於欣捧一機。折腰斗升。所養在中。浩
然自得者。曾不知卑飛之為勞。數粒之為薄。搶榆控地。時止時行。則其憂

永樂大典

卷二五三五

也。乃所以為樂物之所貴乎。春臺太宰者謂其賞心饜腹也。今微賤之士有遁以自居而亡於其為。則卑官薄俸主筆之門青綠之品。曾何異於春臺太宰饜賞之所耶。若然。則世之所謂適者。果在已不在物。而吾之為適。齋不妄言。畢客慚而退。元程雪樓集適齋說。物各有所適。坎井之蟪。東海之鷺。幾何之鷄。九萬里之鵬。其處身之大小。高下不齊。而其適一也。君子之於貧富貴賤也亦然。世之處貧賤者。或怫然而熱中。或怛然而失志。焦然若不能以終日。一旦而富貴。則驕則盈。蓋終其身而未嘗有一日之適。是曾二虫之不若也。誰謂人為靈於物者哉。豫章胡先生誠叟。名其居室。便坐之所曰適。先生方布衣時。以明經史通詩賦進士。某講授鄉里。其氣浩然。其容澤然。其議論軒昂。震蕩聞者。竦立無一毫憔悴不自得之態。既而位郡博士。同時行輩。袞袞省矣。或以先生名聞。始授朝命。又屈為海陵教官。先生不以居卑為羞。處約為怨。單車之任。其志氣猶布衣時。真能適者也。余謂適者無所往而不適。不適者無所往而適。富貴而適可也。貧賤而適難能也。能其所難能。豈不能其所可能哉。先生今日之適如此。他日之適從可知也。夫古之當大事立大功者。類非悻悻小丈夫所能也。耕於野。築於岩。漁於水濱。若將終身及其出而任天下之重。若固有

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五

五

之。不少動其心焉。所謂適則無所往而不適者也。先生適者也。當路多知之者。行臺治書侍御史李元讓工小篆。既為作適齋二字。而中丞徐子方詩以美之。屬而和者十數。余少從先生學。知之尤深。故為著其說。宋俞良能香山集。次陸務觀韻。題姚復之秀才適齋。姚子神情處處便。牀頭周易杖頭錢。逢僧與語閑終日。遣客歸休醉欲眠。應覺此生如寄耳。何妨一室且蕭然。無心更覓封侯事。納履誰能博一編。樓攻媿先生集。陳天成一室且蕭然。無心更覓封侯事。納履誰能博一編。樓攻媿先生集。陳天成用東坡趙清獻高齋詩韻。賦適齋次韻。二公晚解軒冕勞。兩齋莫辨適與高。嘗登雲山仰清獻。平地著屋山周道。白頭日過適齋下。釣游尚想隨兒曹。方從家舅與俱隱。野鶴誰能鳴九臯。加我數年未納祿。解去簪笏甘同袍。世間此事要識破。差處不可容一毫。穎川耐仙賦長句。數寸之管煩君操。欲追險韻繼坡老。詞鋒犀銳真吹毛。舅家見詩勉續貂。息齋宋方長松相倚慙青蒿。我今無復望祿仕。不應招我更由教。息齋秋崖某息齋詩。塵緣長逐衆人忙。不抵齋扉一枕涼。世路險巇吾倦矣。底須辛苦為膏粱。曾手搏齋詩。題劉武翼息齋。天地一從開闢始。左旋右轉長不已。詰所以然氣使之。君獨不為氣所使。平生由氣今自由。三平二滿過即休。千里收回渥窪馬。十年養熟瀉山牛。本來無動那得靜。關著一毫

運是剝。雖任鵲安頭上巢。更防人打耳。遙想陳后山集。次韻蘇公題歐陽
 叔弼息齋。行者悲故里。居者愛吾廬。生須着錐地。何賴汗牛書。文室八
 尺床。稱子閉門居。百為會有還。一足不顧餘。紛紛老幼間。失得了懸虛。客
 在醉則眠。聽我莫問渠。論勝已絕倒。句妙方愁予。竹几無留塵。霜畦有餘
 蔬。相從十五年。不為食有魚。時須一飽仰。君可貸蓮蔭。元程雪樓集。郭梅
 西息齋。陰向秀。萋測陽。從小雪看千年。啓龜螿。六月養鵬搏。隱几天機
 熟。閉門入境寬。悠悠請息齋。宋范石湖集。請息齋書事三首。覆
 八十返。靜處得奇觀。

無寒暑無時。令人不炎涼。不世情。栩栩算來俱蝶夢。嗒嗒能有幾雞鳴。冰
 山側畔紅塵漲。不隔瑤臺月露清。刻木牽絲罷戲場。終雨後兩相忘。
 門雖有雀尚廷尉。食已無魚休孟嘗。蘇東趨時真是賊。虎中宣力任為侯。
 蘇東舍北誰情話。難語臨盟竟却長。聚蚋醜邊開似雷。乞兒爭肯向寒
 仄。長平失勢見何晚。粟里息交歸去來。休問江湖魚有沫。但蕪雲水鶴無
 媒。巖扉岫幌牢高鎖。不是漁樵不與開。題請息齋六言十首。洞門畫
 掛鐵鎖。閣道秋生綠苔。蒼蒼下略同龜伏。瓜中且免蠅來。多謝紛紛雲雨
 相忌。渺渺江湖坐隅。但忌占鵲屋上。何煩譽鳥。灑灑年年如馬。太行日

永樂大典卷二千五百三十五 六

日摧車。笑中恐有義府。注囊難防叔魚。見影壺猶鈿。聞聲龍尚信。信
 問誰毛生名紙。知我角出車輪。不惜人扶難拜。非關我醉欲眠。勞君敬
 枯木耳。恐汝見濕灰馬。稅駕今吾將老。結廬此地不喧。恐妨蝴蝶同臺。
 笑倩顛童守門。口邊一任醜去。鼻孔慵將涕收。閑門冷落。車轍空室。團
 藥話頭。冷煖舊雨。今雨是非。一波萬波。壁下禪枯。連磨室中病著。維摩。
 親戚自有情話。來往都無雜言。酒熟徑須相報。文成聊與細論。園丁
 以時白事。山客終日相陪。竹

踵息齋

宋張文潛詩。物之有知者。恃
 息。物之有息。知為賊。天長地
 久。載元氣。天地無心。故無極。君知一身誰主持。六塵緣影。工伎兒。發生變
 幻。不暫止。今汝身息。無停時。喘呼呀。呷生至死。去本已遠。何由歸。直入塔
 然。吾喪我。能使夫火為寒。灰中空。無辜氣。不使肉自升降。如靈龜。深之又
 深。乃至踵。根深蒂固。凝不動。超然內外。無死地。黎藁華實。龍虎用。真人示
 我尺素書。萬卷丹經。不勞誦。他年
 錄髮對銅狄。却視吾齋真作夢。

分齋

元王禪秋澗集。李清甫分齋
 詩。鷄飛不過丈尋間。鷗翼
 雲垂九萬搏。每自忖量。莽東外。就中增損。一毫難。洗心俠習。從多可。放眼
 青天有遠觀。拈取榜齋才。隻字此身還。有泰山安。王景初蘭軒集。題李清

臣分齋 命有窮通非我力。性無加損是天然。齋居更要分明看。物物中間大極全。一段良田與衆分。短長高下各均勻。藩籬有限休侵過。侵過藩籬是別人。劉文簡公集 書李清臣分齋 乾坤萬里無非分。一一還須分內看。進退存亡俱不失。聖人容易衆人難。聖人容易衆人難。一貫終成九仞山。獨有分齋深 安分齋 宋陳元晉源野類彙 安分齋銘 着九簿書鞍馬十年閑。大鈞坳北。品制萬殊。鵬背摩雲。龜

尾曳塗。變則不足。蛟則有餘。窮通豈盡。工拙知愚。造物何心。分量爾拘。宰相歇後。將軍人奴。夫子鞦韆。終老匹夫。冶銅弄臣。飽死侏儒。原憲肘見。窮栖繩楹。達人外觀。其中石如。嗟世之人。役知劬。効尤畫虎。助長續鳧。爲鼠發機。爲雀投珠。曾不却顧。不資其軀。吾儕樂天。厚養燕需。患不自信。鑿之生 夢齋 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 題夢齋 文府中書五色衣。含章

歡呼事已非。可能雀覆却空歸。多情最是蘭窗蝶。長繞瓊華藥上飛。 順齋 元蒲道原順齋叢彙 順齋記 知向方思爲瑞。居警省之所。遂營小屋一楹於室之北。偏榜曰順齋。客有過余坐定而問曰。僕聞士生於世。讀聖人之經。以植立其志。剛毅正直。不

苟悅不詭隨。屹然如砥柱之於頽波。今吾子名齋以順。殆恐委靡而不振。痛有疑焉。余曰。客誠過愛。相愚以道。恐其蹉跌而失中也。敢不佩服忠告之益。雖然。愚有所見。願卒陳以求教。夫天地之大。俯察仰觀。日月之運。注河之流。四時之行。百物之生。苟有舛逆。則爲災爲荒矣。上而國家發號施令。建侯行師。苟不豫順。則衆不服矣。下而農圃寒耕熱耘。晝作夕息。苟不順序。則生不遂矣。微而至於物。川泳雲飛。秋蟄春啓。陸行藪集。巢居穴處。無不順以生者。况於人乎。夫人之生。有秉彝之性。聖人亦循其自然。以立道。如禹之治水。行所無事。非如告子桮棬。揅戕賊之也。及其立教。皆曰天叙天秩。其品之大者。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夫婦之別。朋友之信。吾當日講焉。使渙然水釋。怡然理順。而驗於日用常行之間。苟爲不然。則論胥禽犢矣。蓋順之字。乃理之用也。雖天地之大。事物之微。不可違者。此愚所以服膺而不敢失。今客規我以委靡隨人。無乃孟氏所譏。公孫衍張儀者。夫儀行俗。稱爲大丈夫。而以妾婦之順事人。此逆理之甚。烏得爲真順乎。客聞之。踉蹌似有愧色。拱而言曰。僕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所謂居其中而不自知者。今聞吾子之言。則順之時義大矣哉。客既退。遂書爲之記。 順齋箴 禹之行水。行所無事。子思言道。率性之謂。順義之大。

於斯可知。孝弟忠信以我而推天秩自然豈人所強惟理之歸大中無毫釐之察或為詭隨妾婦之道不衍則儀美哉斯堂有銘昭若壽御居之視此無作。宋葛元承詩題韓伯直順齋。路如直弦萬古。怡順齋。新平吾方寸是經綸一元靜轉憑何力。日月序行天地春。元陸子方集怡順齋記。杜元凱序春秋內傳云。傳而亦之厭而依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先儒以為此數語非深知讀書之味者不能道。元凱有左氏癖因其癖也故得其趣。豈惟左氏九讀經書者不得其理則不得其趣。抑左氏長於議論而短於理如君子曰之類。背理亦多以其善叙事也。學者愛其浮華而讀之者亦不覺其浸潤之入人深也。然理一也。有義理之理。有文理之理。左氏於文理可謂順矣。特不純於義理耳。讀者尚為之怡然而况於聖賢之經書乎。而况於義理之至順者乎。筌者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在意得意而忘言。所謂意者亦順乎理而已。理順則意樂樂則鳥可已鳥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昔庖丁善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皆中理解也。其言曰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見其理也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恢恢乎游刃有餘地矣。提刀而立為之四顧

永樂大典卷三千五百三十五

八

為之躊躇滿志即怡然理順之譬也。雖然此文理之理非義理之理也。桓公讀書堂上。斲輪者笑之。斲輪之妙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父不能以喻其子。子不能以受之。此理之至也。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所讀之書則古人之糟粕耳。以書觀書而不以理觀書。烏能造其奧之深而為之雖然也哉。余友夏君仲實博學而強識稽古而能文。與其弟仲賓友愛甚篤。於所居之東偏築室三間。榜曰怡順。昆季歲脩於內。焚膏繼晷。頃荒唱和常之華。詳然。鄉人皆稱之。黃君子高為之作記。亦既發明兄弟怡怡之樂矣。而於元凱書中雋永之味未之及也。余復衍其義為曉。技業扶疎根本之撥也。華藻敷腴朴素之滿也。今世之士負學問矜文詞。憚然取光寵於一時者。有之矣。反而求之。閨門之內倫紀之間。放利而多慾。挾財而致爭。傷手足之誼。失妯娌之歡。有耕夫敗婦之所不敢為者。而讀書之家或為之。是非吾書之過學而不思致知而不力行之過也。若然則呻吟棗氏之地。雖三年而為佛亦何益哉。仲實聞余言。怡然曰。請書之。遂書以為後記。弘齋。宋史李燾傳。燾往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燾退而以弘名其齋。而自警焉。元吳淑支言集。弘齋記。士之貴乎弘者何也。天地之所

永樂大典

卷二五三五

以為天地吾之所以為心也。苟不能充其心體之大以與天地同是於心體之全有未盡也。心體之全有未盡則吾心所具之理其未能知未能行者衆矣。夫與天地同其大者心體之本然也。心之量所以資乎私也。與心量之不私者知行未百十之一二而已。嗚然自足盈溢矜傲謂人莫已若也。此無他其心隘陋不足以藏貯故爾。惟其私也是以愈多而視之若寡。愈有而視之若無。蓋心量寬洪而其容受無限極也。集賢侍讀學士中山王結儀伯讀聖賢之書以聖賢自期名其齋居之所曰私按曾子之言私與殺不偏舉也。殺如乾之健。私如坤之廣殺以進其德。私以居其業不殺則功力間斷而不能日新。不私則容量狹小而不能富有。二者缺一不可也。昔南康李文定先生字燭敬子登科之後年三十五始受學於朱子朱子告以曾子私殺之說於是文定歸而取私之一字名齋室。朱子兼言其二而李氏專取其一何哉。文定自揆其平日所學頗近於殺而或歎於私故取其所歎以自勵。若古人佩章佩弦之意所以矯其偏也。然則儀伯私齋之偏其亦猶文定名私齋之意乎。前修之已事可法。固不待於予言也。王氏之名齋與李氏不殊庸敢援其事證以誌于私齋之屋壁。許有士至正集私齋記 人生天地間以藐為一身參而三之亦有道乎窮雖獨善

永樂大典卷二千五百三十五

九

若進德居業之富。討論資覽之備。大而民彝物則繁而酬酢日用。莫不總括其理而積于其身。及達而兼善也。堯舜其君。三代其民。圖一世於泰和。以至鳥獸草木亦各使之遂其生育之道。天下事物紛錯至沓莫不有以容之。容之者何。私之謂也。私也者隘之反也。此得彼遺即隘矣。雖莫不有以容之。亦莫不有以利之也。夫子曰。人能弘道。言人有知思可以大其所。有之理也。子張曰。執德不弘。言有所得守之太狹。則輕喜易足。有一善自以為天下莫已若矣。道而曰私。我之力也。德而曰私。我之量也。聖人示人用力之方。才高意廣。失於僻者。亦有以充其量也。承自開府谷器守汪汪若干頃。隙廡齋曰私。日與儒士講學其中。蚤襲宿衛。歷奉常太禧。宣徽。翰林宗正。宥密。皆有聲。所以大其理守其得者。已至矣。噫。士大夫讀書非不博也。才氣非不贍也。而其成就卒於無稱。何哉。患不弘爾。聖人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者。豈不以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功烈如彼而已乎。公於是理講明已熟。用力已至。然任重道遠。又有殺焉。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於是而求所以為弘者。則內外交修。本末兼盡。他日見諸事業。綽綽有餘裕。恢恢有餘地矣。公命為記。輯先儒緒論而為之書。末項安世集私齋詩 剛健中正純粹精舍弘光大品物阜兩儀成列

易道行有首無腹非人形李侯毅甚將無朋少年諧易老愈明以龍代馬
變始生以九代七坤始神與天同德體必私負載萬古非蚤蚤我無筆力

回子鯨何以
贈之有西銘
平齋 秋浦新志在青陽縣後
集次通守韻

題廓齋 逸傳碧落入新除早向清都卜定居金勒鳴珂班退後玉堂揮
翰酒醒餘試聽掣動鈴條響驚看飛來錦帕舒甘露堂前正秋色集賢如

堵望 **蛻齋** 元劉文簡公集蓋希頓蛻齋詩 物蛻蛻以迹入蛻蛻以
相如 心是心本虛寂欲蛻安所任豈知虛寂內而有利欲侵在

丹初未覺酒酣與淵沉所以為學者惟貴資道深涵養既有素本源詎難
尋鑿石出美玉披沙得良金德德蛻禪般若路道巢禽超然事物表無愧

古與今此為蛻心說請為蛻齋箴 幾年遊泮水深覺蛻齋賢既略分華
城道遠性理天異端吾久病古學于今傳安得青燈夜論心對榻眠

冽齋 建安志縣廩東偏有井泉極清冽
宋紹興二十年韓元吉榜曰冽齋
遠齋 宋包宏齋榮帶藁
略遠齋記 予友

上鏡徐致遠卜居玉溪之南為巖修游息之所後買古城之山前揖南瀾
之谷中有淵然一泓依棲霞山曰霞泉泉之下闢小齋齋外梅竹相與照

宋樂大典卷三十五百五十五

十

映蓋致遠心地灑然而境地之勝亦如之况深於藝精於詩鼓於斯賦於
斯則山鳴泉響梅動竹應若皆知音者嘗求名於予予曰何必他求以字

名曰遠齋可乎昔陶靖節結廬人境而心遠地偏者亦如是耳此十五年
前語也茲予被命來司閩臬致遠實偕行因語前事曰名既自君立則發

揮遠意以記吾齋豈宜復他屬予曰記則不能嘗試評之人之智識志願
最喜乎遠而惡乎近苟智識之所及者遠則可以成遠業志願之所期者

遠則可以經遠猷否則卑污淺陋見不踰乎目睫行不越乎尋丈固無望
其達到矣夫遠孰有遠於天地者乎周行一百七萬九百餘里天之遠也

自東極至于西極自南極至于北極各二億三萬三千里餘地之遠也人
而欲同其遠則何以哉然此特天地之象形猶未足以為遠也有象有形

則有限有窮惟非象非形無聲無臭則所謂道也天特此道之成象地特
此道之成形道則神無方而易無體豈里數之所能計而百十萬億之所

能算哉故雖未始離乎天地之間未始出乎象形之外而廣矣大矣其遠
不禦莫究其限量莫詰其終窮矣抑予聞之曰仁之為道遠行者莫能至

也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然則果遠乎果不遠乎亦惟知遠之
近者斯可以入德乎故之彌滿六合欲之遐歲於密則雖遠而非遠也密

莫密於此。此心之神，倏然在九天之上，倏然在九地之下。又倏然在八極之外，往來不測，莫知其鄉，則又非遠而遠也。不以遠為遠，而以不遠為遠，斯真知遠矣。此齋雖小，中具宇宙。此齋非近，宇宙非遠。於此齋而鼓琴，將眇宇宙，皆琴聲也。於此齋而賦詩，將眇宇宙，皆詩句也。推此智識，充此志願，則近如目前，小得失，小利害，尚足以動吾心，而置秋毫之欣戚哉。致遠有晉宋間人物風度者也。當自有契於此。予言替矣。致遠曰：命之矣。請書以爲吾遠齋記。元程雪樓集遠齋記。余來京師十年，始築室。室之東偏，做一齋爲游息之所，名曰遠。客疑爲解之曰：余生長東南，望燕山在天上，四海一家，得以薄技出入周衛，遠親數千里，非遠乎。余之始至也，棲于南城之南，凡八遷，而宅于茲。國中闐闐之地，余不得有。乃僻在城隅，距舊樓又一舍，而贏非遠乎。客何疑。客曰：子之言則然。大鵬九萬里一息二城相望，尺咫日三數往復，腹猶果，然白雲舍雖數千里外，以志養志，如在膝下。子以爲遠，未之思也。客去，遂記于齋壁。至元二十四年夏五月甲寅，廣平程某記。已丑除夜，留遠齋十絕。無尋子美十間處，且管相如四辟，休風雨震凌都過了。一年直爲遠齋留。無奈星翁苦見充，歲君已丑我何仇。殷勤欲且留君佳，街鼓無端送土牛。排行第妹捧椒盤，應說癡

兒未少官。昨日有人江外去，家書只寫道平安。去歲金陵坊裏住，疎梅的皜兩三花。今年閏後花開早，定到墻陰萼綠華。老大皮闌在盱水，漂零兒女落秦淮。感時懷抱思親甚，料得吾兒說遠齋。何年呼得竈爲君，鼻是烟窻耳是鑪。深夜乞靈余不會，但令分我勝牙錫。鍾馗曾是開元見，從此人間鬼日多。明是將無來作有，撐眉努目奈人何。今年悟得修真訣，蒼柳園桃一併無。却笑塵緣終未斷，杜詩韓集當麻姑。都無柏酒與椒盤，止有年華上鬢端。一盞油燈光燦炬，夜深烟榻寸心丹。十載班行沐異恩，歸來未望屬車塵。淫陰明日東風動，萬歲聲中拜聖人。閭閻集遠齋銘。吾友鉅夫，自洪之燕，有宅一區，有田一廛，舉頭見日，又五去天。以遠名齋，義或不然。彼美鉅夫，學爲通儒，東內相權，來御史車，慶流千載，道濟八區，由是言之，不亦遠乎。吳澂支言集集賢學士程公，十年于朝，日近清光，兩親舍乃數千里，今以行臺侍御史得旨南還，庶幾復養而回望闕廷，又二千里外，日以近者人子之樂，日以遠者人臣之憂。此遠齋所爲作也。夫忠臣孝子之眷眷於君親也，一以朝夕左右爲樂，然亦難乎兩全矣。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且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間，惟其所在而致其道，豈以遠近間哉。余既從公觀光于上國，又將從公而南，與公同其樂而

不同其憂者。思有以紓公之憂焉。為是言也。或曰。近多懼。遠多譽。人所樂而公憂之。何也。之言也。讀易而未知易之所以易。何足以知公之心。其

澄經遠齋

宋袁家齋集武學經遠齋題名記。止戈為武。武有七德。經遠名齋。經世云乎哉。經德也。禁暴戢兵。保大定功。

安民和衆。豐財是謂七德。經之為言。常也。常保是德。必學而後可。學殖也。殖之固德。乃常矣。漢人有云。精神之儒。守和親。介冑之士。言征伐。今或易之。精神談兵。而介冑且議和矣。嗚呼。此乃學不明之過也。孟子曰。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格言大訓。超於和戰之外。而獨探本原如此。自綱常不明。人心沒溺。利欲中平。居視父兄長上。為何事。驅之行陣。曳兵而走。此其源委。蓋上無禮。下無學。勢所必至。是乃為國隱憂。區區和戰。又不足云矣。齋舊有題名。今復新之。袁姓氏勒。堅取以貽後。匪徒為利祿計而已。經德止戈之義。朝夕觀省。予以助麗澤講習之功。抑以副聖朝樂育之意云。

留遠齋

宋劉後村集題陳復祖節推留遠齋詩。留取卷公詩。夫君志可知。試看鸞鏡翼。豈若豹留皮。夜宿無陽曉。朝花有夕披。長公真樣子。何必遠求師。

心遠齋

李俊民鶴鳴集即文炳心遠齋。竊笑濼中北

宋樂大典卷三十五百三十五

十三

岳。那能補袖中條。自有胷中丘壑。不妨隱向市朝。元元遺山詩。茅齋迫官居。塵土日蓬勃。道人掩關坐。掛眼無外物。明窓一蒲團。濯足晨埋髮。一片萬古心。清潭兩明月。止性如止水。惜身如惜玉。婦姑得相安。久矣脫羈束。兒童挾書至。燈火催夜讀。自是周太常。生平耐幽獨。

清遠齋

元陸學初壯健語。亭子雲清遠齋。友識皆詩之。子雲忽求予作。故歌以寄之。古人養志必閑居。况復先生世業儒。滿酒襟懷何所似。一

輪秋月瑩冰壺。泠泠東榻泉聲近。楚楚西牕竹影多。幸得生平古書富。門開俗客不相過。無事圍棋消白日。有時洗硯寫黃庭。呼童淨掃階前地。報道今朝有鶴翎。功名過眼幾彭韓。勢利捐生一觸齷。誰似晴窗凭几坐。捲簾靜看隔州山。階草無名吐綠芽。東風肯入讀書家。小桃唯解說春色。開遍隣牆幾樹花。雨壓鳩塵過午天。簾紋如水枕書眠。起來屋角斜陽在。更續商彝一縷煙。桂子浮香攬夜寒。藤床坐久怯水單。月娥似厭秋空淡。高挂天心白玉盤。晴松落雪四簷聲。風動書幃燦燦燈。特為梅花覓新句。詩成硯沼已生冰。素屏素几絕塵侵。一曲琅然綠綺琴。彈徹履霜天。月午滿庭仙。李匡重陰。孤燈風雨對床眠。常齋。宋李客東達君又十年。今日湖山携手處。白雪不動水涵天。

常齋

宋李

永樂大典

卷二五三五

集題吳微仲常齋 人心非無常自為外物禁喜怒烈火熾寵辱銛鋒森從茲失本然至理而浮沉達人解其會魔軍詎能侵盤石可轉移明月猶晴陰卓然有所寄此道古與今穎淵無終食孟子不動心充君名齋志前修端可尋 達石情忘倦移山志必通朝朝動覺運井井策新功

安常齋

白君舉寓齋集題何天衢安常齋 有車即乘車有馬即乘馬車馬苟不來道遠步中野柴則宜於冬葛則宜於夏

貴賤有去來吾從而高下高牙皂羸旗豈是長隨者 浩齋 宋楊誠齋時運一朝去其物如上真惟存一束書窮通不相舍 集浩齋記

其所題安福劉孝與以書來曰先君子得伊洛之學於文定胡先生以浩名齋宦游北南清貧沒齒竟未克就齋房之一椽其不肯孤得中追惟先志大懼竇墜以貽前之羞懸鵜掙如銖積取餘以作新此齋子吾先君子故人也願記其成以假其孤光先君子尚有知其不銜於九京矣某得書攝衣正冠端拜言曰某自少惜學先奉直令求師於安福拜清純先生劉公為師而盧溪王先生及浩齋先生俱以國士知我浩齋又館我每出而問業於清純入而聽誨於浩齋浩齋一問曰子見河南夫子書乎曰未也退而求觀之則驚喜頓足歎曰六經語孟之後乃有此書乎某今也年六十有三矣師友零落殆盡道不加修德不加進不但四十五十無聞而已然不虛此生者猶以粗有聞於浩齋也考與能承先志作此齋先生於是為有後矣是不可不記或曰先生之浩蓋將天地之塞今齋房乃爾隘耶某曰此已廣矣昔者先生名齋而未屋也有問之以齋為在者先生曰吾齋也天地間無所不在因指其書篋曰即吾齋也此已廣矣先生諱廷直字諤卿登紹興乙丑進士第終官左宣教郎知臨江軍新喻縣以奉議郎致仕 題周鯁臣浩齋詩 浩翁曲肱一浩齋焉知廟廊與蒿萊此翁定復死不死舊齋又新有賢子齋前種樹初如椽如今過雲欲造天作人誰無半點氣草動風驚便心醉回山倒海不關身古人與我各何人杉溪老人是翁友拈出問渠渠領舌馬子才集 浩齋記 舜視棄天下如棄敝屣伊尹以不義祿之天下而不顧舜伊尹之輕天下如此哉古之人所以成就大事當危疑之機顛覆之變處置甚暇而不亂唯輕天下者能之今夫操刀而斷壺執匕以飯稻者皆是也至於管鮑蛟刺虎之役則束手戰栗而不敢發者其氣攝也于越許淳翁於其所居之東開室讀書名之曰浩齋而求于記予請以一齋之事言之則所謂浩然者可以立見而不惑今子之洒掃是室也異時之洒掃天下有異於此乎今子之整齋圖書拂

拭几案。卧琴於床。掛劍於壁。冠佩在上。履杖在下。異時之輔相天子。揖置公卿大夫百執之士。下至於庶人。微至於萬物。有異於此乎。子有後而呼童子。小不如意。則必叱而去之。奔走頓顛。唯子所指。異時將百萬之騎。大戰於陰山之墟。朔野之北。微吟而輕呼。使熊羆豺虎之猛。畢皆赴敵。萬死而不顧。亦有異於此乎。子或志倦體疲。神昏欠伸。既解露腹。便然酣卧。手一榻之上。異日之厥功名。鮮富貴。歸休乎。江湖之間。泉石之畔。高尚以養德。醉吟而適真。亦有異於此乎。子之居是齋也。試以此觀之。則所謂浩然者。豈不壯哉。子嘗患士氣卑弱。不足與吾子有志於此言。則其自負必無敵於天下矣。子之聞人亦多矣。為利。僅耳。喜津津出。顏間而手足超超然。搖動。小不諧世。則摧敗挫辱。作兒女聲。有可憐憔悴之色。此何謂也。子將求子以語同儕。而論心。尚有此能。則可以相視一笑。陳青。御。曾。集。浩。齋。記。天地之間。千變萬化。得失成敗。是非榮辱。如魚鱗。如蜩毛。相摩相激。不知其息。卒然遇之。則足以使人喜。使人悲。使人疑愕。而驚悸。有能壁立不動。而高視物表者。茲不謂之氣乎。氣之所在。不三事而貴。不九鼎而富。不松柏而悅。不花卉而榮。蓋惟已大物小。而天下莫之能入也。然是氣也。不可以強索。不可以偽假。強索者。稗偽。假者。敗。故莫若求其所以氣。夫氣

永樂大典卷三十五百三十五

非能求之為難。乃得其所求之為難。人莫不有是浩然者也。而或至於茫然憤然者。求之於外而非內也。求之於外而非內。則必至於客搏主于賊。毋終日。求為浩然。而不能浩然也。夫有義理之氣。有血氣之氣。義理之氣。不怒而威。血氣之氣。怒而不威。怒而不威者。氣益縱。益小。不怒而威者。氣益平。益大。今欲求其所以大。毋欲速。毋搏虛。主政以為根立。義以為的。美。場焉。參。衡焉。日。周。流。乎。是。理。之。中。而。固。敢。逾。越。迨。其。久。也。完。粹。純。熟。正。大。高。明。如。養。桐。梓。日。化。月。長。而。植。者。不。知。則。所。謂。浩。然。者。於。是。乎。在。夫。然。後。可。以。達。可。以。窮。可。以。樂。可。以。憂。可。以。誅。可。以。護。蓋。物。之。文。於。者。千。萬。而。我。不。二。物。勝。我。邪。我。勝。物。邪。郡。博。士。姚。君。以。浩。名。齋。而。微。記。於。予。予。後。復。酬。世。未。知。操。存。之。訣。自。謀。不。暇。而。胡。能。有。益。於。博。士。姑。誦。所。聞。求。發。藥。云。爾。以。博。士。之。氣。而。又。求。其。所。以。氣。行。於。天。下。其。為。浩。也。執。禦。歐。陽。守。道。巽。齋。葉。浩。齋。說。君。知。所。謂。浩。然。之。氣。又。求。說。於。余。孟。子。以。來。諸。老。先。生。之。證。明。予。不。復。為。君。道。請。言。兩。戰。當。兩。戰。時。非。特。直。者。氣。益。曲。者。氣。亦。益。也。氣。之。方。盈。雖。使。孫。吳。觀。陣。蘇。張。往。來。其。間。莫。能。決。其。勝。負。雖。然。請。少。待。之。直。者。將。士。可。使。敗。而。不。可。使。挫。曲。者。惟。無。敗。敗。則。士。尤。其。將。將。尤。其。上。矣。誰。挫。之。彼。自。挫。也。是。則。氣。非。難。於。盈。難。於。持。久。判。曲。者。不。在。旁。觀。不。在。衆。說。

而常在於主帥。倏然發露之本心。心之公理不可掩也。常試論之。氣有實有虛。實氣浩然之真。虛氣浩然之似實者。主動健而最和平。正氣之常也。虛者乍麗暴而卒消靡。客氣之暫也。君往者介子。謁後村先生。德人居子之容貌辭氣。君既望之。即之聽之。矣。別去幾年。卒不遠千里。再往。真有心於親炙者歟。子索居久於夙昔之見。

養浩齋

蒲陽志。養浩齋在學門之右。宋江藻浮溪

某長與劉林宗養浩齋記。養浩齋者何。長城子劉子熙居之室也。苟為名之以養浩先君子之志也。先君子之志奈何。子劉子先君子以直道事三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雷霆作于其側。震風凌雨交于其前。未嘗少降色辭。卒以是貶死。不唯不悔。而將終。又以養浩然之氣為其子。故子劉子以名其齋。奚取乎浩然爾。夫浩然者。人所受于天地之氣也。所以使之常浩然者。學問也。夫氣存乎方寸之地。而至乎充塞天地之間。可謂盛矣。使物得以成之。豈復有氣也哉。故以我勝物。則所以為剛大者在我。以物勝我。則所以為剛大者在物。胡不觀諸水乎。水天下之至柔也。而馳騁天下之至堅。非以其萬折必東。而物莫之能禦故耶。此君子貴乎有所養也。子劉子養之以何道。子劉子年二十餘。家若溪之上。有屋數椽。先時數百

畝。父書千餘卷。居其屋。食其田。讀其書。惟聖人之道是求。先人之志是承。非其事不問也。非其人交也。積之歲月。庶幾其常浩然乎。然則浩然之氣何以見之。夫貧富貴賤。死生禍福。是八者。皆足以入吾胸中。而為吾浩然之寇。今子劉子年甚富。氣甚銳。方出游乎萬物之間。其亦慎所擇哉。苟明於所擇。而先有以待之。異時立乎朝廷之上。正色乎人主之前。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決是非邪正於立談。使人皆曰。劉氏有子。則浩然之氣見矣。噫。此自子劉子所有也。子昂為記之。曰。子劉子之先君子。予之畏友也。子劉子以為先君子。沒而予嘗聞其一二書。其言於座右。則如見其先君子焉。故屬筆於子。而子亦因以自警也。元楊弘道小身集。養浩齋記。余以正大元年。監麟游酒稅。初識曲子安。居縣學。為童子師。頃背微僕。布褐委然。目赤且濕。蒼髯模糊。不見頤頤。縣人云。子安生乾州。居此幾三十年矣。生理蕭條。自始迄今。衣食之奉。如一日。謁余而進曰。僕以養浩名所居之室。聞先生嘗從事於斯。文願求文以記之。余不欲違其意。亦不能從其請。但笑而謝焉。退而思曰。孟子聖人之徒也。其論浩然之氣曰。難言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夫名者實之華也。故為是名也。必求有以副之。養浩之名。子安副之哉。余平昔喜孟子之書。惜其天爵不肯

枉尺直尋。威武不能屈。說大人則貌之。誦之於口。著之於心。事之以為行。述之以為文。而自待其身亦已至矣。以兵凶破產。失其生生之資。乃俯首監羞中。亦孟子所謂抱關擊柝者比也。夫仕有尊卑。制祿之攝。今也。仕之卑者。不為制祿。而斗水束芻。繩之以法。舉手跼足。輒挂罪罟。折腰於里胥。屈膝於縣吏。平昔所養。消沮殆盡。於是晝慙形影。夜慙夢寐。飲慙醜。食慙七筋。他日復見于安。其形貌堂堂乎。美丈夫也。布褐解。解然美衣服也。氣充乎其浩然矣。因笑曰。無乃自視不足。而所見者然耶。許有士至。正集題。廣平何文美。養浩齋。操舍存止。貴自知。一齋容膝有餘師。神龍淵底。潛珍處。文豹山中隱。務時。要使尋常塞天。煥休教物。悠閒豪厚。相門堂構。非難事。希聖功夫。在有為。黃楊詩。養浩齋。為陶彥弘賦。弘也。何光備。軒題。養浩名。本無功利念。能達聖賢情。玉樹春暉暖。冰壺霽月明。慎言毋失。飲萬粟。自生成。寓庵詩。養浩齋。名配乾坤了不磨。古今惟有一鄒軻。寄言養浩軒中。史必竟心。
顧齋 宋張南軒集頌齋銘 廣漢張某名華 陽字文紹節之齋曰頌且為之銘人之 中似得慶一作作

其言惟實是對。於其操行則顧厥言。須臾弗踐。則為已愆。履薄臨深。戰兢自持。確乎其行。惟實是依。表裏交正。動靜送資。若唱而和。若影而隨。伊昔君子。胡不隄隄。哉。勿渝是敬。是保。魏鶴山大全集。顧齋銘。潼川嚴師。夔過子。江陽政。政焉。敏學而審問。與之語。氣聽神受。將以研覈理道。釋回輪偏。惟君子之歸。非若世之剽竊語言為諱。世誣民計也。嘗從容言曰。昔者吾摘中庸語。名吾齋。廬曰。顧夫子其為我銘之。嗚呼。斯為學之大端也。予曷敢辭。銘曰。仲尼之道。博大如天。仰高而錯堅。似不可企及。然而其言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夫事父事君。與施諸兄弟朋友之間。此庸德庸言耳。而仲尼自名。以發於詞。子思不諱。以著于篇。人謂德愈盛。則詞愈謙。豈知知愈明。則言愈艱。言之艱。則言必顧。行知之明。則行必顧。言謂顧者何。詩之乃春。西顧。言之開厥。顧天。反求孰察。周覽運觀。蓋反覆而視後。非果敢而直前。嗚呼。子詔其尚。勉旃。此衆人之所易。而仲尼之所難。蔡九峯詩題。范伯詩。顧齋。時人欲作聖賢歸。反已由來。自不欺。談話每虞無十步。持循長恐有虛辭。硬硬固不為茲必。踽踽寧求可善斯。喫緊此心常目在。一誠之。
芸齋 朱晦庵大全集芸齋記 友人徐元聘。有田舍一。外廡餘師。區。旁治軒。聰。明。潔。可。喜。暇。日。與。子。弟。講。學。其。間。而。

永樂大典

卷二五三五

問名於素。素故為農。知田意。嘗謂孟子言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所以自任者輕。最為善喻。今徐君課其子弟而學於田間。姑以芸名。為使學者即事而思之。則內外之分定。而力之所肆不於人之田。表霜露既繁。實而食之。所以不顧人之膏粱之味也。徐君以素言為然。故書以道。

簡齋

與地紀勝。宋陳參政去非。嘗假館郡園。其所居室自謂簡齋。其名甚著。元年。嶽陽集簡齋記。人之有宗族。猶水

之有源。木之有根幹。其所從來遠矣。司馬子長班孟堅皆嘗自叙李翱及舊史皆稱韓氏自叙其先本漢司空稜。潁川人。後徙陳留中。昌黎韓文公之先世也。世之自叙率本諸此。惟陳氏本京人。繼徙眉之青神。太常公徙碓陽。長子忱。京東轉運使。靖康中。運使于慈州。司士參軍。揮避地蒲之猗氏。遂家焉。簡齋則太常次子恂之孫也。靖康南來。紹興間。參知政事。以疾請去。除資政殿學士。知湖州。歸老烏墩之精舍。既歿。遂安于歸安縣廣德鄉上強里之岩山。南北隔絕。二百五十餘年。兩房子孫替櫻不絕。但不復相聞。區宇混一以來。參軍之五世孫損齋公。來為浙東廉訪使。參政之五世孫厚。訪損齋浙東。叙兄弟焉。雖而復合。夫豈偶然。然損齋慨念水木本源。自浙東謁告來寧。拜簡齋之墓。漢人以過家上家為榮。公之此行。蓋

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五

十七

為得之。俾予識其顛末。將刻石列之家祠。予與簡齋之先俱蜀人。今寓于寧。竊嘉公尊祖敬宗之義。不敢以因陋云。陳簡齋集題簡齋。我志三尺餘。可以閱晦明。北省雖巨麗。無此風竹聲。不着散花女。而况使鬼兒。世間多歧路。居士繩床平。未知阮遙集。幾履了平生。領軍一屋鞋。千載笑絕纓。槐陰自入戶。知我喜新晴。太簡齋。宋劉行簡若溪集太簡齋即事。覓句方未了。簡齋真虛名。二首。太簡老人家似客。室中

猶恨未空虛。筋臂步澁常須酒。日入意昏始廢書。晚來人報敬簡。雪遮門。委巷蕭條郭似村。自酌麴醅能軟飽。借人布被得奇溫。

齋

邵陽志通判宜興沈綸詩。謹獨淵源妙莫窺。史君行已自能推。紛紜扶若竟穿無他術。却笑龔黃未必知。

事簡齋

建安志。崇安縣有事簡齋。淳熙間。知縣王齊與於廳事之東。建剛。

齋

元許有壬至正集剛齋銘。地官主司。觀君志能。扁齋曰剛。諸公剖析。幾盡安陽許有壬發其未盡之義。銘之曰。惟士尚志。志充乎氣。曰惟至

大剛。嘗與配。茲陽為美。陰柔則度。君子小人。一反而異。世方同軌。笑言區區。區區則。單。利。則。水。趨。推。是。為。人。流。樊。何。極。居。而。喪。德。出。而。誤。國。聖。人。有。

歎未見其人。德馬得剛一語。萬鈞桂林佐幕。已見行事。豈曰吾非善剛。未至。珍重。鄒書異辭。同義。直養無害。充塞天地。迂齋。周益

公平。困結。蒙迂齋銘。竹亭二齋。右真司馬。文止公。像。董公著。述其間。即公自銘。曰為政正名。或以為迂。温公曰。史孔之徒。與。逸齋。

元曾文貞公集。題馬羊卿。逸齋二首。飛潛動植。滿塵寰。造化紛更。不覺閑珍重。幽人明此道。洗心觀物老夷山。虛名到底不關身。識破歸來有

幾人。落落齋居嘉遯。審齋。宋潘良貴。成居士集。沈文伯特立獨行。客百年。詩酒四時春。之士也好善。如飢渴疾。惡如仇讎。赴人之

急。如救焚拯溺。志剛氣勁。不為世俗屈。折掌教於塾。日與諸生講明道藝。論說古今。堂堂不倦。暇日。開齋自適。求名於予。予以審名之。文伯曰。願聞

其義。予曰。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公賢矣。或懼其過。使凡有為而加審焉。古人不難及。過非所病也。文伯曰。唯乃作審齋銘。味而思智。鈍而思利。

雖單厥心。卒莫能至。明而思疑。敏而思遲。匪曰不能。是誠不為。審之。鈍為言。賢明濟敏。子克行之。是謂平準。中而大匠取法焉。人其有不允乎。鈍

齋。元程守樓集。鈍齋銘。銘故恒割。久則必訛。騷於驚駘。其行實多。順流加颶。抵石敗波。疾走翔飛。終嬰禍羅。維此君子。為知其他。保此鈍

永樂大典卷二千五百三十五 十八

遲。以毓天和。百歲獨長。如援魯戈。美哉。象賢。唯一阿。匪直緒餘。其德同科。吾有拙璞。尔琢尔磋。久不潰成。雖則屢磨。銘以訊之。今者若何。如

齋。元吳澂支言集。如齋詩。五金同入大冶。鑪洪纖厚薄。各異模。孰高至人。謂性不謂命。性惟一本。分萬殊。君家畫出大極圖。誰知大極本來無。道有所如。還不是。如如不動。乃真如。自如齋。宋

居仁集。自如齋詩。朝為事所奪。莫為飢所驅。不知六合間。何人能自如。永新段夫子。屋小心有餘。教子有家法。逃禪猶作書。積齋

元。宋本。全治集。積齋記。予與廣川李君。德臣。始相識于南。時李君年十八九。形頎然。氣銳而岸。貌渥赭。以澤讀書。問學甚屢。不接人間。有為率剛

以自遂。予畏之。又十年。見於京師。頎然者無加損。渥赭以澤者。殆少蒼然矣。愕問其老。則曰。吾日鏡吾。吾貌固未變於前耳。其言觀其行事。則頗欲

棄異與人為同。其銳而岸者。迺稍趨渾然之域。復愕其爾。則曰。吾行事自若。吾氣亦未始變前。蓋其貌日與一氣。日與居不自覺也。然予鄉畏之者。

轉而愛之矣。既且見其於人事。大致細故。至市井器物。若良皆能究之。則又愕問之。蹙然曰。吾所別于吾父。謝事家食。吾母又棄養。吾不得如前日

轉而愛之矣。既且見其於人事。大致細故。至市井器物。若良皆能究之。則又愕問之。蹙然曰。吾所別于吾父。謝事家食。吾母又棄養。吾不得如前日

讀書。走徐揚道路無事感。故願習人物情態之寬。瑣者耳。予益知人家於學。不若道路於學。方冊於學。不若從事於學。昔韓子得李平者。河中時。兩人皆未冠。未通人事。既十四年。遇之下邳。則皆有妻子。自謂無復昔時。無度量之心。而思舊多可笑者。李君固異昔矣。不知子視前何以。問李君。李君不肯攻于短。方自謂久廢業。聞京師有國學者。大夫士之藪也。又慕朝廷設科。取士官使之故。來游焉。將復修其已廢者。而竊有意俊選之選。取傳說遺積于厥躬。語獨齋曰。積以自勵。幸記以起吾意。子謂說論學。絲線修絲。棟始至積。非謂可忽然。一旦即積之也。子欲李君之德。若其貌。絲澤以蒼學。若其氣。絲銳岸而渾然。又欲李君之德之學之蒼。以渾然者。若貌與氣不自覺。若子旁觀者。覺也。若是。則道真可積諸躬矣。其方則子又欲李君酬事。酢物。壹是以此。世為徐揚道路。繼自今至老。為別子十年。則人不畏以愛。若子者。詎有既其積。又詎止區區已廢方冊之程。其復將百科第。苟德與學不貌與氣。若而形之。若雖久不加損。或有少退却。則子不知矣。故以是記齋。寄李君自勵。若屬書曲折。則具儒先之說。與曉曉于誦。尊尊于綴。離。倪馬。筆鈔。強聒以講說者。李君亦自能。皆無藉于尚口。而道之積。殆亦不專在是也。

畏齋

宋陳耆卿篋
愈集畏齋記

畏齋者。錢沆少初讀書之室也。少初讀書。自論語始。得三畏之說。欲終身焉。且以名其齋。名齋匪難也。求無媿此名難哉。夫畏入德之戶也。人無所畏。則何事不可為。三畏。畏之大者也。其中又有大者焉。大莫於天命。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天以是理賦人。人以得是理而為人。一息不存。則障其天。闕其性。名雖為人。而實無以遠於禽獸。故君子畏之。且天理不在遠。四端五常之道。其大者也。縷而計之。則一語默必有天。一動作必有天。知其為天。則人慾無時而得肆矣。不知其為天。則人慾無時而不肆矣。故人如謂轟然之雷霆。而不知其有隱然者焉。隱然者。理而轟然者。特形聲爾。夫小人之無忌憚者。雖雷霆未必畏也。知畏者。雖無雷霆亦畏也。大學之道。貴於謹獨。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然則少初之畏。不必衣冠佩玉。坐此齋。然後見一出焉。一入焉。藏脩而游息焉。澄其心。君靜其志。帥避欲如避仇。去邪如去囚。是心常若天之臨乎其前。而折旋乎其側。則一髮以上。動有軌度。積之而久。則清明在躬。左右逢原。洋洋與優游。無入而不自得。蓋天理本非強人之物。所謂畏者。亦非終於焦勞。惴縮而已也。少初公台子。脫畧富貴。而欲從事於斯。可謂有志也已。能先其志。則聖賢可以馴致。不然。則未免為鄉人。少初勉之。永平志焉。遂初畏齋銘。不耻不仁。不畏不

義苟有是心。何所不至。是故小人弗畏。人畏。彼君子兮。小人之異。始也知畏。終也無畏。故能俯仰天地而心不愧。

格齋

宋李壁詩

一物具一理。皆有極則處。索焉而不精。於德何所據。揚誠齋詩。言輪何知。問羊馬何與。二理仍兩心。終無研究處。周益公詩。世事環無端。聖功井有訖。欲知至不至。客驗物交物。魏了翁詩。水非石之錯。索非木之鋸。一日復一日。會有豁時處。

元齋

宋劉漫塘先生集元齋說贈陳

孟明。陳孟明湖齋以居而徵名于漫塘。叟劉甚叟命曰元齋。而語之曰。子聞之乎。元者善之長氣之始。冠乎四德而運行乎四時者也。嘗試與子驗之。一日之氣。朝而升。晝而盈。莫而收。夕而息。息矣而復升焉。四時之氣。春而生。夏而長。秋而斂。冬而藏。藏矣而復生焉。孰主張是。豈非元氣猶存。則雖其息也。藏也。固無害於日之朝。歲之春。耶。子之先擢儒科者數世。雖身不大顯。而以文名者。不可勝數。蓋方是時。突而弁者。皆士林之秀。弱而弄者。皆簡編筆墨也。故其效如此。年來似少異矣。孟明不飲酒。不博塞。以游而甚好學。又謹於事親。陳氏之元氣。其在斯歟。故為大書以名其齋。而復為說其義。使仰而觀。俯而思。益求其所未。吾且告族之同志。相與勉旃。云。姚成一雪坡集書元齋跋後。漫塘立齋二先生。其生晚不及識。陳君

永樂大典卷三五百三十五

二十

實以元齋說與跋示。某得觀。遺翰。尤拜敬。嘆前哲已往。一字一墨。皆可歷代寶也。雖然。盡求其義。夫元萬善之所從始也。故曰善之長。元包四德。如仁之包四端。元即仁也。故曰君子體仁而足以長人。體元之仁。天地間何莫非吾生意。又奚止復一家之元氣。如先世之取科第而已哉。願因先生以元名齋之義。而求仁焉。庶無負二先生之說之跋之意。元王惲秋澗集元齋為仲希賦。平生襟度。玉無瑕。天馬精神。出渥洼。北海樽壘。無暇日。德公賓主。到通家。山高仰止。人皆慕。齋用元名。意匪誇。教子以經。平日事。不應遺實。取其華。李太初詩。為濮陽王簿賦。一氣中含萬善根。夫何為善。即吾仁。不煩力。剖藩籬。破已覺。軒中浩浩春。

忠齋

宋林希逸詩題吳司戶忠齋。事業心期。在漢廷。師生莫訝共齋名。當年取履封

盤齋

宋趙君鼎集盤齋詩。退之送李愿。歸歎兩山間。而今乃有此。坐能悅吾顏。宜春志。嚴嘉賓詩。孔

因住穀城。明天下士。當年卧南陽。一室僅已定。未害志四方。盤齋誠有餘。輾轉意味長。攬書以為娛。殖蘭以為芳。四友置左右。聖賢味中央。要為陋巷回。抑作干祿張。何當青吾車。相從以徜徉。劉漫塘集題盤齋詩。不到盤齋。十一年。舊時梧柳已參天。應乘天上浮雲去。忍看梁間淡月篇。

番

永樂大典

卷二五三五

齋

宋劉雲龍先生集蟠齋記 安成劉君公濟於其暇日合里之親

且舊相與觴于於所居之西僂酒數行顧予而言曰是乃吾平日語
人所謂蟠齋者也請因以誣予且齋之前壞廢不沃而隆窪高埤之所附
水猶不流而濁挾帶蠲之所鑿外漫客上古道傍出其下怒蛙盤踞迭相
鳴噴而不材之拱木毀折之叢草與夫幽芳野蔓藤蘿鬚髮相為紛披而
不知四時之有流轉此蟠之地也吾之屋視楠與櫨幾繞而若將弗走也
視其隅與四阿幾頽且靡而似無所投足也而吾不以爲陋圭窳隙壁僅
能蔽風雨脫翳埃而其間叢書數千卷足以時其探討暇則彈琴弄碁足
以娛玩其耳目心志此蟠之居也方吾少時知所以從事乎學則知所以
從事乎世日數千百言落筆立就中間駁隘而影索途修而步艱志有餘
而力不抵連試禮部輒斥弗遇人生安與樂耳亦孰知其他此吾之所以
蟠也然世之人方且躡穹臺臨廣園睇清漪之渺瀰擬茂植之芳香以侈
其游觀而吾則易之以卑汙狹陋之地飛甍重甍綺疏青瑣百金之壯麗
以至髹髮刻鏤藻繪麗烟蟲如幻化者不知其幾區而吾則易之以容足
之所彼得志之去策肥如解緩佩而青朱了無不可意者吾則易之以平
居無事之隙是三者吾率皆易之而若將無俟乎世則謂之蟠也固宜予

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五

三

於是復之曰古之人誰不欲達者達卒不可得然後深居遠避不在東閭
在南阡瓜疇芋區躡步可見到宅居屢而田負郭家有乳雞豎豚以卒徂
歲旦暮杖策恣兒童相遨戲此事不得志而去與欲進而無所從者之所
爲也今君齒剛而氣渾一切無有是事則宜與夫追念三徑之就荒退思
倦鳥之知還者異矣奈何終役役有此土以處也耶既而曰我知之矣且
世固有銜其始而終自利休於塞而通必至者使物而無蟠則孰且爲已
哉今茲明天子在上賢士大夫自以爲無若此時爲可以得志何患不勉
爾吾將見其運符志偶雷奮蟄而燭破幽須遠且大正在異日則是齋之
設其殆有激而已雖君亦無能終留也故
易齋 上饒志易齋者故知
爲之卒其說使君之所寓名於蟠者如此 柳州青社宋授傳道
之所居與其所自號也幼從其舅傲猷閣待制廣川董弁令升讀書未嘗
出門令豐城知永康權發遣柳州俱有可紀易齋之銘尹諫議所作謂易
生於難難生於易其銘則曰惟易之爲匪難之慮習行夷途九折先度凡
易必難百無一可安處骨肉如讎在左既善其易將知其難當暑備裘終
身不
居易齋 宋李方叔濟南集會居易齋分韻 君子何樂胥清
夜以文會篇章各紛筆錦組貫珠貝高譚生清風石

齒漱滯。安得樓蘭肉。充庖餘炙膾。元吳哲詩題。本初居易齋卷。自
分驅馳。那知踐履深。風雲難強會。其類亦何心。屑屑齊門瑟。悠悠梁父
吟。周行信如砥。 **重齋** 宋黃勉齋集家恭伯重齋記 眉山家恭伯名
吾道孰銷沉。

屬格記。蘇竊聞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為本。而推之云。以
齊家治國平天下。格物致知。又以居敬為本焉。先儒論居敬之方。則曰主
一之謂敬。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整齊嚴肅。夫子所謂重而又居敬之
本也。容貌之莊。言詞之謹。非致飾於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輕淺浮躁。
其中可知矣。何以究此理之精微。存此心之純一哉。世之學者。溺心於文
詞功利之末。固非大學之所當務。志於學而不得其要。則又舍近驚遠。博
拘檢而繁。故肆其於學。亦豈能有得耶。恭伯負奇才。擴諱論。擢高科。守其
家學之傳。汲汲然以讀書講道為事。而又必以重為先。可謂得為學之要
矣。然則以弘毅而任斯道之重。以斯道而任天下之重。亦由是而益。清
用力於大學之道而已。恭伯勉之哉。恭伯名抑。今為嘉定府學教授。 **清**

齋 國朝宋濂集義中勝禪師結室於中天竺。取契經語名之曰清齋。詞
林宗子各出新意。侈張而斧藻之意。亦至矣。全室翁同雲集丈人以

永樂大典卷二千五百三十五

二十一

義中證脩近道。必欲得予言。予學日墜。何足以與此。然而清齋者。香嚴妙
悟之所。義中既題其名。則法其道亦宜也。不然。何取於清哉。無相居士為
說偈曰。 中竺有虛室。八憲皆洞然。觸目無礙者。有境皆攝入。煙霞草木
石鳥獸昆蟲等。以至世間事。何物不可狀。此以何因緣。獨名為清齋。纖塵
了不生。正以清淨故。昔有一童子。嘗居清淨室。冥寂於至道。見梵沉水香。
由是作思惟。香雖根於木。非火則不發。火縱能燎原。熾然不可遏。苟非邁
香水。香氣從何起。因知木為自。煙火乃為他。自他共和合。無因能行空。觀
茲四相義。幻有即空相。四大所合成。其法亦復然。又况水火聚。烟氣未曾
升。鼻觀已先通。緣我有鼻故。香乃從鼻入。我若無鼻時。墻壁瓦礫等。瓦礫
與墻壁。未聞知有香。皆由自性起。不假外物故。又况二物者。斯須即變滅。
唯存灰燼餘。欲求香者。去來杳無跡。畢竟性空故。吾性本來空。雖空無
不攝。不落有無間。妙香無去來。因茲悟密圓。發明無漏果。得證香嚴號。二
十五玄聖。各說最初事。成道由圓通。七大十八界。各各有所入。久近雖兩
異。偏圓或二殊。其教已開顯。徧行即圓融。悟理既一同。誰復分遠近。聖性
無不通。順逆皆方便。主伴實相濟。後先了不別。教演真實義。普度有情衆。
聞者當悟省。勝師取契經。揭名其齋居。當行無上道。真證圓通智。若外而

不內。如龜毛兔角。欲見不可得。居士說偈已。忽見清齋東。爛然大月輪。躍出瀛海中。光明悉照燭。清散無纖翳。特為作證明。表此清靜法。

素齋

宋李忠定公集素齋箴。不白不彩。不質不文。繪事為後。素居其先。皓皓易汗。營營易點。術斯以往。其慎所染。閑邪復禮。友士

之仁。以文會之。反相吾真。抱此以居。處子之秀。出則事君。惟道之就。鄙華勝實。惡榮奪朱。惟正惟中。以卷以舒。勿貪夫位。勿慕夫祿。有義有命。死生禍福。昔者夫子。從事於斯。體道拯溺。涅而不緇。殊塗同歸。何思何慮。養心浩然。獨守其素。臨江蕭君。建功作素齋。而求言於余。庶幾有志於道者。

作此箴以示之。建炎戊申十月晦日。書于崇陽僧舍。

積素齋

元張志道詩。積素齋為成誼。叔參政作。高人治齋廬。丹雘斥

不御。流雲護儲胥。積雪在牖戶。光凝水壺秋。色奪壁月曙。恍然觀古初。元氣涵太素。有美齋中人。皎潔若振鷺。白責守聖謨。玄文匪于慕。融此一色純。豈但崇朝故。趣淡謝衆華。境虛發深情。黃扉豈素意。夙志安所遇。永堅貞白心。式為我皇度。貢泰父詩賦成。詎敢積素齋。飛雪委階下。穎米滿中堂。明月更被之。窻戶流輝光。夜深時起望。星斗依以昂。庭樹度疏影。林花散微香。忽若白玉堂。衆羽分韻。肅涼颯颯然。坐覺激肝腸。裏回復裏

回。衣露白如霜。永豐縣志。縣廳百楹有積素齋。在縣廳之東。

堅白齋

元胡居敬修隱集。堅白齋記。余幼讀徐偃王碑。知

徐氏為三衢名族。代有聞人。往歲承乏詞林。與衛士徐志尹同署文學。醜籍蔚為儒林之彥。今游番禺。復識郡守徐公炳文。侃侃乎松栢之姿。皎皎乎冰霜之操。信徐氏之多賢也。公嘗名其讀書之所曰堅白齋。措紳咸頌詠其美。僕不敏。謹稽其章旨。為公續陳之。佛肝之召夫子也。知趙氏不足與有為。欲得聖人行道以濟時也。聖人或行或止。其動以天子路。未知耳。譬物之堅白焉。磨之而不磷也。涅之而不緇也。佛肝能說我哉。學者則異乎是矣。金至剛也。或化為繞指之柔。衣本素也。或為風塵所緇。理固然耳。存聖人則不然。其堅也。猶山岳峻峙。震雷不能破之。其白也。猶白雪之白。凝塵不能污之。蓋聖人之德。純乎乾剛。濯以江漢。暴以秋陽。鵠鳴乎其潔也。誰得而磷緇之。吁。聖人者。萬世之標準也。去之數千載。遺書尚存。觀其書迹。其事。聖人德容。可思可法。無徒慕其名也。吾觀公秉心堅正。而不為物撓。操行潔白。而不為欲遷。蓋知學聖賢者。宜以堅白名齋也。古昔座右有銘。咸以自警。公嚴修於斯。游息于斯。循名**白責齋**。國朝錢宰臨思義進德。孰有涯。始書是語。與同志者講焉。

記 夫天下之至文無飾也。天道無爲，日月星辰麗焉。地道無爲，而山川草木麗焉。聖道無爲，而禮樂典章麗焉。使天地聖人有所造爲，而然。夫豈天下之至文哉？上古之世，大樸未散，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無爲而化，而至文已寓於其間矣。及夫淳風澆，虎俗漓，施之以青黃，加之以丹雘，而正色亂矣。清之以金石，亂之以絲簧，而大音隳矣。和之以甘辛，調之以鹽醢，而五味失矣。飾之以雕文刻鏤，絀之以黼黻纂組，而大樸散矣。任之以才智，技能運之，以持神巧力，沒之以思慮營爲，熒之好惡，莊矜誕異，選悞莫詭。悲愁逸樂，而天下之文始侈靡潰爛，洋洋漫不可止約，而忘其性命之真矣。是故聖人出而化天下，將以復其淳焉。大禮必簡，大樂必易，大圭不琢，大美不和，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簋之告燔炙也，貴飲食之本也。樂之尚箏箏也，音其質也，輅之尚越常也，尊其稱也，莞篲之尚藁秸也，纂之尚疏布也，器之尚陶匏也，莫不樸素純懿，渾然天成，不假琢飾，不藉塗墍，不事修飾之禮樂典章，誠敬是將，可以假于天地，可以交于神明，可以感于人民事物，非天下之至文，孰能與於此哉？臨海有洪原羽者，篤學而尚質，疾世之文勝而侈靡也，扁其齋居曰白貞。始將馴致，夫文柔成貢之象，而不使過於文焉，故余道古昔聖人至文之寓于樸素者，告之。雖然，

至文無飾，惟聖者能之。聖人法天地之至文，君子固未易至也。傳曰：衣錦尚絺，惡其文之著也。君子將不得以聖人爲法哉。 **內白**

齋 元王沂伊濱集內白齋 動息社百慮紛華謝群妍靜專外治定敬直內乃專悠悠天光發皎皎冰鑑懸反照但一室流輝昭八埏欽舒

豈徒爾恒久貴自然如何虫虫者敢味蒼蒼天紛持白果辨而契內外篇蹊蹊感所入焉能探其玄永懷保貞素摘頌乃陳言 **玄同**

齋 元韓性五雲漫叟跋鄧牧心玄同齋記 牧心寓山陰時嘗示余游記若他著述數十篇其議論有取於釋老者爲多及讀此卷舉三氏

之同異而索言之辭矣然三氏同異未可以一語盡至所謂利欲冠人易乘所忽則可謂名言此卷松雪翁所書尤人之所愛重也 **道**

玄齋 元胡居敬樵隱集道玄齋記 清江楊氏世爲良醫師士大夫咸宗尚之至于道玄不知其幾世矣道玄擅醫名于時尤好儒

術闢文室聚軒孔之書咸列左右暇則端坐諷玩研極旨要蓋深有志於茲道也措紳之士號之曰道玄齋屬于釋其義夫道充滿于天地散見于事物日月星辰之運行山岳河江之流峙皆道也大而三綱五常小而方技之屬亦道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天地參而爲三亦充夫是道之大

永樂大典

卷二五三五

者而已。道而至于玄。斯為極矣。但玄之一字。凡儒書所言。若天之玄。舜之玄德。其義或殊也。老子曰。玄之又玄。則玄者至美至善而無以加之謂也。老氏之所謂玄。其易書之所謂神乎。老氏之學。大槩以清淨為宗。以養生要其說。與軒轅相近。似漢初治其言。以黃帝老子並稱。良有以也。道玄觀乎黃帝老子。孔氏之書。區別其源流。究極乎同異。擬其同乎道者。以治吾心。以修吾身。則斯道之玄。無以易矣。窮而獨善。守此道也。達而兼善。推此為良。相良賢。司乎濟物。無二道也。道玄之學。能究斯道之玄矣。醫之道。通乎神聖工巧。獨非玄乎。摛神之威。尊道玄曰玄齋。先生真知言也。道玄之大父志。可翁年九十餘。視聽不衰。學行益著。則斯道之玄。蓋世守之矣。吾聞楊氏系出岷峨。蓋子雲之裔。子雲作大玄千數百言。以擬周易。其書具在。曾諸家學。尚有足徵。吾乎。幸以語我。

遥碧齋

宋李昭地詩。宿慈氏遥碧齋有感。齋微否乎。幸以語我。高僧邀我暫淹留。細話朱

泛碧

齋

宋陳默堂集。和李舍人留題泛碧齋。山脚回環掃。遠海碧琉璃。上玉為卷。共憐采鷁風前試。正值滄波雨後深。應為尊釀輕去國。遂

永樂大典卷二千五百三十五

二十五

今胡越盡同心。川此去為舟楫也。念江湖有陸沉。陪知縣夜飲泛碧齋。再用前韻。早雨初收水拍浮。溪光南北影千岑。移舟為愛玻璃闊。放盞那知琥珀深。緩帶小風來水面。倚欄涼月轉天心。酒酣更駐凌波靸。直待銀河夜色沉。李忠定公集。泛碧齋詩。畫齋初泛碧谿灣。十里津平疊翠峯。拍岸煙波梅雨細。連天芳草領雲深。愧煩斷取西湖景。變慰傾思北闕心。好是清霄山吐月。水光天影共沉沉。六月十八日。同陳興宗鄧成舟。鄧志宏。早會疑翠閣。晚遊泛碧齋。高閣疑虛翠。虛齋泛碧川。七峯連秀色。萬戶鎖晴煙。風物悲遊子。登臨集衆賢。伊蒲修淨供。香霧縹芳筵。嗜酒陶元亮。狂吟白樂天。嫩菱披紫角。新荔擘紅圓。文字真清飲。溪山結勝緣。畫橋橫蝶蝶。繡嶺卧蛺蝶。落日生氛霧。移舟信泝沿。星河光耿耿。風露氣涓涓。山吐三更月。人遊半夜船。亂螢行熠燿。宿鷺立聯拳。盡興忘歸棹。街盈約倒蓮。來槎疑犯漢。御氣欲登仙。但有詩千首。何妨讀九年。深慙二三子。陪我亦蕭然。同羅時老。鄧李明。燕凝翠閣泛碧齋。法界惟心在處安。勝遊須信得時難。雲峯遠並山峯碧。天影深搖漢影寒。去國不知流落恨。親仁且盡笑談歡。夜涼風露生舟楫。皓月遙升白玉盤。

玄潤齋

龍虎志在龍虎山。宋濂記。信之龍虎山為漢天師

齊孫傳道之所四方之士從其學者無虛時元重紀至元己卯山之書德
 朱君一真以謂學者之未為求道也不博以文則道何繇成博文必有師
 不有田以養之則師弟子之羞服百需之具莫所取給而賴以不壞乃捐
 使田若干為學田莊俾其曾孫李弘範主之越十三年朱君卒兵亂事廢
 至正甲辰朱君之門人史君絲直懼不克繼師志復益以己田百四十畝
 命弘範興學事弘範亦自感奮斥田五十畝即山中易隙地闢齋舍為講
 誦之區以一百五十畝增為學田授齋之長者世守之若其齋曰玄潤於
 是弘範曰斯可以成二師之志矣然吾居鄱陽兄弟皆天死無嗣不圖祖
 禰將無所食吾責可辭復從弟之子義實為嗣作室數楹於枇杷山之
 陽扁曰華堂以奉其先室之旁構齋題曰玄潤以教其子孫亦以田百五
 十畝俾馬弘範復曰斯可以延吾親之祀矣師之德不可廢也入田七十
 五畝於上清宮之祠附祀其師史君而以其禰配之弘範又曰吾志稍行
 矣然不託之文烏足以知吾朱史二師嘉惠學者之仁後人繼續之力哉
 迺屬其友鄧君仲修未請記其玄潤齋欲者二師之績也道家祖老子老
 子之學該博闊而尤深於禮當世大儒多曾北面問之矣其學之博非
 必守一術以建世習禮之本必不棄人倫以忘親後世或失之去老子之

永樂大典卷三十五百三十五

二十六

道遠矣朱史二君獨能以博文誨學者固為善於學道弘範既著二師之
 事又圖其親與師之祀不亦達禮之本矣乎非知道者不能也夫學於斯
 齋者學道而已予嘉弘範之所為近道

虛白齋

應天府志在應天府治城山道士陳

王琳建危素記 夫膠鬲萬變而志不為之亂明白四達而智不為之鑿此
 古之學道者所以大過人也漆園氏謂之櫻寧其以是歟陳君王琳學老
 子法於宣城之玄妙觀既而主金陵之玄妙觀昔我文宗出居江南數登
 治城山觀在其處春遇甚厚及即皇帝位改玄妙為大元興永壽觀世宮
 錫君虛白之號乃題其齋曰虛白昭君賜也侍御史濬高張公書其額又
 為著銘而縉紳之士多為之記君又屬筆於臨川危素素惟昔文宗舊勞
 於外周知民事公卿大夫士有文武才德知能者悉取而用焉至於方外
 之臣雖長往於山林無事乎祿爵而亦不欲遺乎其賢仁哉帝王之用心
 也君能遭值休明錫厥嘉號所以知君為深矣夫虛室生白惟至靜者能
 之君為人慷慨好義處當東南都會之地又其宮有大興作應接繁夥規
 畫纖悉自它人觀之鮮不歎倦者而君處之恬然若無所事苟非深有得
 於其學能如是乎世之人其和樞其衷者求一息之安窺一闕之明且

不可得。蓋亦可悲也。然則君之於道信有所受亦豈秦漢之方士能與知耶。是以名齋之美。雖屢解不敢為之記。而亦卒不能終辭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五

永樂大典卷二千五百三十五

二十七